

往事悠悠

那年月喂猪

□孙南邨

那么，喂猪积极性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说来也是时事使然，村民看到喂猪户还是比不喂猪好，最为打动人心的，一是“零钱聚整钱”，平时“零钱”无从积攒，喂猪就行；二是攒粪造肥挣工分，工分多，摊粮食也多。看得见、抓得着的这两大好处，谁想让它在自己眼皮底下白白地跑了？只要家里能转得动，那就坚决喂猪！

在“大养其猪”的年月，俺家喂过猪，我们村三口以上之家几乎都曾喂过猪。养猪，家乡人称作“喂猪”。对跟生产队养耕牛、养年猪的人，大人小孩都说他是“喂牛的”“喂猪的”，那时“饲养员”一词在口语中还没兴起来。

喂猪，听起来是件极为普通的事，只要能参加体力劳动的人谁不会喂猪？可是没有经过那段年月的人，哪知道喂猪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！最大的难题是，人的“口粮”尚且不宽裕，再喂一个能抵几个人吃的大肚子猪怎么受得了？上级虽然号召喂猪，但是对喂猪户并没有饲料之类的实物支持。那么，喂猪积极性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说来也是时事使然，村民看到喂猪户还是比不喂猪好，最为打动人心的，一是“零钱聚整钱”，平时“零钱”无从积攒，喂猪就行；二是攒粪造肥挣工分，工分多，摊粮食也多。看得见、抓得着的这两大好处，谁想让它在自己眼皮底下白白地跑了？只要家里能转得动，那就坚决喂猪！

为了喂猪，手里缺钱的人只有求亲戚、告朋友，借钱买个奶憨子（刚刚奶的猪崽）或猪秧子（稍大一点的猪崽）；家里的院子太小，就在大门外垒个猪圈，先把猪喂起来再说。实际上，一家人口再多、猪圈再大、积极性再高，也只喂一头猪。

喂猪最划算的事是春天买猪崽，冬天号肥猪。喂猪户固然都这样想，可事实并非是人怎么想，猪就怎么长。到了年底，猪长不到号肥猪的最低等级，还得继续喂着；有的到来年青黄不接之时，家里还有个嗷嗷叫说大不大、说小不小的猪要吃食，你说闹心不？喂猪，关键在喂；喂不好，也得喂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家乡农民还在延续着旧时的生活习惯，清早、晌午两顿饭，晚上为节约粮食，多是喝稀的，叫作“喝汤”，村民自嘲说“人是一盘磨，睡倒不害饿”。人可以这样凑合过去，喂猪就不行了，不但一天喂三顿不能少，晚上也不能给它喝稀的。谁硬是给猪喝稀的，或者吃食太紧，它就要发猪脾气，不但不吃，还要把吃食盆拱个底朝天。为对付猪拱盆，养猪户不论有钱没钱，都要想办法买个石刻的猪食槽，使猪嘴头子善于拱的拿手戏无法施展。然而，若吃食仍旧不对猪的口味，它就会来个“消极抵抗”，要么闻闻就走，要么在食槽里“噗喽”“噗喽”地乱吹一气，就是不吃食，喂猪人气得骂、用铁勺子敲它的头也无用。

吃食少、长得慢的猪，体轻灵便，窜圈到院内或街巷乱跑是它的强项。猪圈内有积攒粪肥的水坑，除天冷外，猪喜欢到里面打滚，故有“泥巴猪”之称。猪带着泥

水爬过的乱石圈墙最是难以垒补，缺少壮劳力的人家最怕家里有窜圈的猪，三天两头要鼓捣猪圈。猪吃得饱才爱睡觉、不窜圈，这样长肉也快。为早日号肥猪，喂猪户哪有一家不想着把猪喂好的！

邻居有当年喂猪崽、当年号肥猪，而且号猪等级高的能手，这是村民身边最为可学的“成功人士”！人家是怎么喂的啦？听成功者介绍经验，不藏不掖，直来直去：别舍不得给它吃！光吃萝卜缨、蔓菁缨、白菜帮、谷糠稻糠、芋头（地瓜）秧子，不长肉。荒年的时候，人也吃这些东西，哪一个不是吃得面黄肌瘦，谁吃成胖子啦？炖猪食多放点芋头干子、棒子面！别光看我号猪拿一大沓钱，还没见我在喂猪上搭多少本喽。用麸子、豆饼、酒厂的芋头干子酒糟追肥猪最上膘，哪一样不花钱？要不就说“零钱聚整钱”啦。喂猪也不能图省事，冷热都得想着，天冷时猪食不用锅温热还行？猪不像没良心的人奸猾，你不亏待它，它不亏待你！猪吃得顺口就吃得多，“咔嚓”“咔嚓”地不抬头，一阵子吃饱，呼呼地睡去了。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它还能不长肉？还能长慢了？

成功者接着说：话又说回来了，俺一家七八口子人，劳力多，在队里摊东西也多，人嘴里省点，再添补着买点，喂得再上

心点，一年一个肥猪就是这样追出来的，也可以说是强努出来的。您觉着我不想喂两个肥猪？我还想喂一群哩！您想想咱有那个本事头吗？

喂猪成功者的话不无道理。喂猪全在于喂，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这个硬道理是人辈不过去的！我们生产队在牛屋里曾喂过几年猪，那时队里冬春两季磨豆腐卖，用豆腐渣、豆腐水搽食喂猪，猪长得快，春天喂的两个猪崽，到年底每个都能长到二百六七十斤。跟队里喂猪的人，自己家里也喂猪，他家里的猪一年最多能长到一百五六十斤。有人跟他开玩笑，说他一心扑在集体上，把家里的猪耽误了。他回答的话被喂猪户当作大实话，在村里流传了多年：别心里没数，队里的猪吃的嘛，咱家的猪吃的嘛！

那年月上级禁止个体杀猪卖肉，肥猪都要卖给县食品公司在公社设置的食品站。食品站收购肥猪按猪的体重膘肥划分为五六个等级，体重不少于120斤，因而当地对卖猪称之“号猪”。

到了年底，冬藏的白菜、萝卜、蔓菁、芋头日见其少，所存糠类、干芋头秧子也已不多，喂猪户都想着尽快去号猪。有的人看着自家的猪个头不大，怕不够斤秤、到食品站不收，就找邻家有经验的人掌眼看看，当听说“足够秤，明天喂好点，号去

吧”，问者心里悬着的石头才算落了地，笑着连声答应“是，是”；若听说“唉！跟苍毛样，要喂活皮、长够秤，最起码还得仨月”，问者听后就有些失望，说自家喂了个殃蛋，光吃不长肉，不填还人。

号猪按等级、斤秤给钱，等级低，钱也少。村民喂的猪大多是中下等级，所得号猪钱最多近百元。号猪归来的人，顺便在食品站买几斤猪肉，一家人为此欢天喜地，人人尽心为这猪忙活了近一年，能大吃一顿肉，总算都得到了实在的好处。

除非急用的物品，号猪后很少有人敢大把花钱。再买猪秧子的钱要预留，买饲料借的钱要还，衣服要穿、农具要买、吃盐打油，若赶上家中有红白喜事，别的事都要暂且放后，这“整钱”能顶个大用。

那时，俺家每年喂一头猪，多是号的低等级。因我父亲在城里工作，按月发工资，这样的家庭被村民称作“有来源”。即使这样，俺家也只是比许多每天干活记工分、不见钱的农户略好一点。每年号猪后算算，这钱都有用项，我多次提出买一台收音机放在家里听，父母总是说这是闹情，等有闲钱时再说。等米等去，家中终于买了一台收音机，那已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了。

凡人一叶

听蟋蟀歌唱

□钱续坤

荡气回肠地歌，在那自我陶醉地唱！的梦，梦中，我也变成了——只鼓噪着翅膀的蟋蟀，在那枕着蟋蟀的和鸣入眠，今夜，我一定会做一个甜美

听惯了夏夜此起彼伏的蛙鸣，一不留意，蟋蟀的“瞿瞿”声带着特有的金属质感，在耳边悠然地响起。古来有“以虫鸣秋”之说，这鸣秋之虫远远不止一种，但是屈指数数，恐怕要算蟋蟀最为积极；听到蟋蟀的低吟浅唱，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秋天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身边，这仿佛一个早已约好的信号，类似于感受到“一叶落知天下秋”的况味。

说起蟋蟀，对于像我这样在农村长大的孩子，一定不会陌生。犹记得年少时，大雁南飞，黄叶遍地，小伙伴们三五成群地相邀在一起，常在刈割之后的田野里比赛捉蟋蟀，小心地装在用竹篾做成的笼子里，听它们唱歌，看它们打斗，那份愉悦，那种快慰，至今都享用不尽，回味无穷。到了晚上，蟋蟀就像夜游的民间歌手，草丛下，瓦砾间，墙缝中，厨房里，几乎是无处不在，它们整夜不知疲倦地奉献着清纯朴素的鸣唱，给肃杀的秋天不仅增添了些许生机，而且使得我们的童年始终充满了欢乐、幸福和憧憬。我那时非常欣赏蟋蟀的“歌喉”，它们有的抑扬顿挫，有的浑圆嘹亮，有的深邃玄奥，有的缠绵悠长，并且固执地认为那种歌唱比油蛉子要悦耳得多，比纺织婆要动听得多；事实上，那是彻底的谬误，蟋蟀优美动听的歌声，并不是出自它的嗓子，而是在于它的翅膀，翅膀就是它的发声器官。蟋蟀在歌唱时，会一直不停地振动着双翅，在其右边的翅膀上，有个像铗一样的短刺，在其左边的翅膀上，长有像刀一样的硬棘，左右两翅一张一合，相互摩擦，就能够啾啾呀呀地唱个不停了。

大自然的造化就是神奇，神奇的还有：秋夜的蟋蟀，在线装的中国里独具魅力，这是其他昆虫可能享受不到的礼遇。《诗经·邶风·七月》里记载说：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，入我床下。”对蟋蟀的描写完全遵循着它的活动时序。宋朝词人周邦彦云：“暮雨生寒，鸣蛩劝织，深阁闻裁剪刀。”蛩即蟋蟀，古人听蟋蟀鸣叫，好像是劝人机织一般，因此蟋蟀又称促织。乡下的孩子解释蟋蟀鸣唱的歌词为“浆浆洗洗，预备寒衣”，这样的儿歌与“促织”的意思相距不远，只不过不是织布做新衣，而是浆洗旧衣裳，做好过冬御寒的准备罢了。加之秋天总会使人伤怀悲悯，使人愁肠百结，所以蟋蟀往往作为悲秋的载体，被文人墨客一咏三叹。

尽管蟋蟀的鸣叫会引来悲怨愁苦，但是还是有人愿意去听它的“哀音似诉”。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：“每至秋时，宫中妃妾辈，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，置之枕函畔，夜听其声。”这些深宫佳丽夜夜与蟋蟀为伴，是同病相怜，互诉悲怨，还是排遣寂寞，聊胜于无，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。不过我们从中读出的，依旧是难收腹水的辛酸，是难以释怀的悲凉，这些官女与被她们关在小金笼中的蟋蟀，其根本没有什么两样。

蟋蟀不仅是悲秋的载体，同时也是乡愁的化身，它在每个游子的窗前和床下歌唱，在每一个月亏月盈的夜晚歌唱，唱得多少人牵肠挂肚，唱得多少人潸然泪下。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说：“在海外，夜间听到蟋蟀叫，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。”浓浓的思乡之情，也深深触动了作家流沙河灵感，于是有了后来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的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：“就是那一只蟋蟀/在海峡这边唱歌/在海峡那边唱歌/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/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/在每个中国人的脚迹所到之处/处处唱歌。”我是不会徒生故园之叹，这也许是因为我没有长时间离开家乡，缺乏那种离愁别恨的故土情结吧。但我生活的地方是个新兴的县城，这里与生我养我的乡村只有百里距离，所以我常常有机会回到母亲身边撒娇，或者蹲在村头，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。今夜，我与无数只蟋蟀相聚在乡村的一隅，先是轻轻地敲打墙根，尔后屋顶，尔后窗棂，远远近近，高高低低，那声音就像木兰家的织机，细细密密的节奏里，有一种亲切与柔婉，唧唧复唧唧；那声音又像播着摇篮的母亲在那哼吟，清雅自然，充满磁性，听得人心里服服帖帖的，似用熨斗熨过，“瞿瞿”又“瞿瞿”……

枕着蟋蟀的和鸣入眠，今夜，我一定会做一个甜美的梦；梦中，我也变成了一只鼓噪着翅膀的蟋蟀，在那荡气回肠地歌，在那自我陶醉地唱！

回首六年从林路

□贾传科

到任速融进角色，百日大战开先河。责任明确看表现，历史遗留次第决。造林密钥有重点，首当其冲植树节。全区召开誓师会，借势推动大林业。点面结合齐动员，千群掀起绿化热。绿满峰城作口号，后来居上强超越。创建国家森林城，初次验收全票过。保三进二起底线，夺得前茅好成绩。头羊效应士气旺，披荆斩棘无不克。居功躁厉不懈怠，年年奖牌稳前列。绷紧资源保护弦，重中之重抓防火。山体植被防破坏，偷挖盗采岂放过。昼夜巡查遍榴乡，峰地榴籽独丰硕。古榴荣膺国字号，榴园再次升规格。常把领导当老师，时与同事交心窝。邀请上层多视察，深入群众互切磋。团结体现亲合力，后起之秀渐增多。回首六年从林路，换来榴乡满绿色。

雨中游青檀寺

□杨冬英

青檀古寺雨绵绵，石隙檐枝展翠颜。千载顽强生不灭，万丝柔韧意犹坚。钟声隐约穿云去，佛影依稀绕雾间。此景此情何处有，唯留清韵在人间。



高山云海 张成林 摄

生活况味

秋韵短章

□马润涛

秋风是追着秋雨来的，它们像一对恋人，有时候缠绵得扯都扯不开。不过这是暂时的，它们的恋情多是无果而终。

秋雨

今年第一场秋雨依旧下在夜间，在这一点上倒是很像春雨、夏雨。我不知道雨为什么多下在夜间，也不知道下雨的确切时间，因为下雨时我正做着乱七八糟的梦。应该说我是被噼里啪啦的雨滴声吵醒的，当然也可以说是邻居家的雨搭告诉我的。

因下的是不紧不慢的小雨，我就有时间去慢慢回味思索这雨。我发现，秋雨既不同于夏雨，也不同于春雨。秋雨总是迈着轻盈的脚步，蹦蹦跳跳，渐渐沥沥，缠缠绵绵，娇弱无力，既内敛又矜持。而夏雨则有所不同，夏雨通常都伴着电闪雷鸣，尽管有时候雷声大雨点小，可仍掩饰不住它那急性子和那火爆的脾气。夏雨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，有时候甚至连招呼都不打就突然而至，这样的雨也叫骤雨。夏雨还有一个突出特点，就是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，人们通常把这种雨称为“车辙雨”。秋雨也不像春雨那般撩人，总是给人以冷清的凉凉的感觉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秋天偶尔也会下一场大雨、暴雨，譬如台风过境。

“秋雨，秋雨，无丝夜夜，滴滴霏霏。”秋雨连绵，多数时候秋雨都是不下则已，一下就没完没了，下得让人心烦意乱。不过这是对孩子门说的，因为这样的天气孩子们不能到外面去玩耍。可大人却恰恰相反，大集体时社员们常盼着下雨，甚至连续几天雨雨才过瘾，因为这雨不仅对庄稼好，而且人们也可以得到短暂的休息。秋雨虽然中间也有停歇的时候，但停顿的时间都不会太长。小时候我最烦下这样

的雨，因为每当秋雨连绵的日子，家里常铁锅冷灶少了烟火气，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，即使吃得上，也是三餐变作两餐。其原因就是雨天柴火潮湿难燃，有时候还断柴使得柴烧。这时村庄即使还有炊烟飘起，也都很低，且浓稠得化都化不开。

秋风与秋叶

秋风是追着秋雨来的，它们像一对恋人，有时候缠绵得扯都扯不开。不过这是暂时的，它们的恋情多是无果而终。分手是难免的，分手后的秋风，总给对方带来些许凉意。“雨色秋来寒，风严清江爽。”这似乎说的是晚秋，这时的秋风变得有点萧瑟，秋风中一排大雁正嘎嘎叫着飞向南方。

秋风扫落叶，秋风又是无情的。一叶知秋，秋风最早给人们带来秋的消息。秋叶有的先落有的后落，先落的秋叶大多是病叶，它们之所以早早离开母树，一定是自身出了问题。“一声梧叶一声秋，一点芭蕉一点愁。”秋叶在秋风中慢慢老去，先是浅黄，待到变成土黄时，秋风也该送它回家了。落叶归根，树根和大地是叶的最好归宿。“秋后无霜叶落迟”，秋叶最怕秋霜，特别是严霜。一场严霜过后，树叶一夜改变了容颜。小时候在故乡，印象中地瓜子是最怕霜打的，往往一场严霜过后，墨绿的叶子全变成黑色了。霜分苦甜，严霜也是苦霜。当然，树叶比地瓜子要坚强得多，不经过几场霜是不会落下的。“树上黄叶犹恋枝”，有时候黄叶也像人一样，即使被秋风吹得瑟瑟发抖，还恋着这个世界，不肯轻易离开枝头。

秋山、红果与巧云

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”一场秋雨，秋山无纤尘，苍碧而悠远。草木洗尽铅华，秋山显其本真。农谚说，立秋三天寸草结籽。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。此时，秋草在秋雨的洗涤下，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片苍黄，并在秋风中俯俯仰仰。

秋山红果，也算是故乡秋山的一道风景，最先红的是酸枣。近日老家来说，人们采摘酸枣都采疯了，说一斤酸枣能卖五六块钱，还说根本不愁卖。在故乡柿子和山楂成熟比较晚，这两种果树我们村原来都有，特别是山楂树比较多，村前响水河南岸的河湾里曾有一大片山楂园，不过现在这两种果树已经很少了，尤其是柿树几近绝迹。

七月、八月看巧云。秋天在故乡观巧云对我来说已是许多年前的事了。所谓巧云，就是那种很奇特、很好看的云彩。看巧云多数时候在早晨或者黄昏，这时候的云彩形态不仅变幻多，而且色彩极为丰富。如果是雨后，天空常出现彩虹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可谓异彩纷呈。不过白天在山坡或地里干活也能看巧云，有时候锄着地一抬头就会看到，只是这时候的巧云不是彩色的，而是洁白的云朵，一会儿像山峰，一会儿像骏马，再一会儿又变成一群绵羊。自从进了小城，这天上的巧云，随着楼越长越高、视野越来越窄，多年都看不到了。不过每到秋天站在楼前院子里，望着辽阔的天空，我还会想起故乡那织锦似的巧云。

欢迎投稿：zzrbfk@sina.com